

天隱禪師語錄卷第十一

壹一

嗣法門人通秀編

復問

復三峰漢月藏公附來書

粵自威音無象一〇爲千佛萬佛之祖故

二

七佛以雙頭獨結四法交加勒成無文密

印而飲光傳二十八代無非以法印心此

法之不可滅沒也重矣達磨東來六傳之

後奈何旁出之徒又於法偈中鑽出理路

故密處成疎絕滲漏中成漏馬大師萬不

得已拈出一機一境絕盡旁門單提向上

故以正出爲重遂有野狐兩扇而三撼其

門百丈再參而末後一喝從前心法印定

於此矣黃檗因而有三頓痛棒未聞有兩

頓四頓之旨此臨濟之三玄要所以發明

七佛歷祖之祕以簡一樞頭相似野狐涎
也此臨濟之所以爲萬世法也故後世聞

臨濟兒孫出興不憚費盡杖頭破盡草鞋

千里萬里爲之參叩耳未嘗有簡臨濟爲

旁出者不待辯而明矣自唐及宋而元臨

濟之法楚楚至中峰傳法於千巖失卻一

隻眼諸譌從此而起然萬峰寶藏尚以三

玄爲傳法之要去後則泯泯無聞焉迨笑

巖之徒廣通不知何許人迺肆滅六祖已

卜五家試爲旁岐益可恨矣其說一唱法

遂滅盡但得一知半解全無古格肆其臆

說不是本來無一物定是涼颼颼地苟非

認性認心又落不上機境今時外道陋不

可聞今時禪品惡不可見皆因無祖法之

印爲格則也藏竊痛哭流涕久矣期一再

見臨濟兒孫身雖百歲得三歲之的派者
心禮爲師此無他以深參覺範高峰之禪
實透臨濟玄要賓主之法故耳徃年嘗欲
走叩龍池以先得語錄不果後以髮將垂
白聞金粟出世喜臨濟重興特爲叩荷其

五

二

傳所望其闡益濶其道益光嗣聞我叔大
師建幢石磬尤見古佛並興拜讀新刻果
如初日乍出便欲拄杖禮龍池塔聆石聲
響以寺事所勒未克如願遙聞來歲世甲
乍周祖堂將闢願和尚無外臨濟正宗大
豎三玄古格藏等願就克符普化之列共
扶七百年既抹殺之宗光天耀日於大明
之世何其快哉何其快哉藏臨楮不勝仰
望之至

諸佛爲一大事因緣出現於世故我釋迦如

來初生下時便一手指天一手指地周行七
步目顧四方云天上天下惟吾獨尊四十九
年彈偏叱小會權歸實所以云惟此一事實
餘二則非真以此一心之法印定故末後拈
華微笑嫡付教外單傳至二十八代達磨東
來傳至六祖亦無非一心之法彼羣英疊出
兩派分歧旁出繁興皆以所得淺深教化馬
大師單提向上百丈再叅而末後一喝黃檗
因聞不覺吐舌纔明大師大機大用故施棒
以接臨濟如發藥人祇欲救病今來書云祇
有三頓痛棒未聞有兩頓四頓之旨此語若
在臨濟則可在黃檗則不可何故若黃檗恁
麼爲人已成實法了也况臨濟至大愚言下
點破悟徹根源握萬世之綱宗開法四賓主
四料簡四喝一句中具三玄一玄中具三要

簡別邪正殺活縱橫自後五宗並立門庭雖異總之咸歸一心之法如洞山得法雲巖臨行囑付因過水睹影大悟前旨有偈云云可不各各師承有據或嚴密或痛快又豈有實法繁累人耶正宗流至中峰傳法於千巖廻云失卻一隻眼譎譎從此而起此何說也况中峰大師語錄言見諦句句超宗其道要歌發明玄要字字破的及餘開示小參拈提公案當時無有出其右者而千巖纂破方覽盡底掀翻中峰尚屬云時節若至其理自彰後三十年住山出世若是半邊見焉能道得一句子流出百千萬億句百千萬億句入者一句豈非全收全放全收耶古德云但恐不成佛不慮佛不解語萬峰寶藏從此得傳縱奪抑揚主賓照用莫不本臨濟綱宗若

非具眼豈能作得他家兒孫耶此繁法門大事立論宜當三思如云泯泯無聞今日新萬峰從何而得也又云笑巖之徒廣通肆滅六祖已下五家詆爲旁岐此因未諳通本昔我幻有老人親聞笑巖祖翁云當時因少林出祕要天奇和尚直註破時人之執遂議論紛起謂正宗久寂已無其人所以笑巖深慮法門而聯芳偈叙故有上承迦葉六十五世之元祖下繼曹谿三十三葉之真孫以遮表同時遮則遠其濟洞無分表則表其曹源不絕命通序之並非肆滅五家削去臨濟不欲承嗣但詆曹谿上下旁歧淮岸各封以羅天下學者恐晚進無知靡所適從泝流歸本之意耳此處將藥作病失照不少至云今時外道陋不可聞今時禪品惡不可見此誠諦之言

不肖亦未嘗不附膺痛心念祖道之陵夷師承失嚴容也及觀所作五宗原始於圓相七佛由來五宗各出一面正宗先出四宗相續其餘旁出莫不悉備者蓋欲發明先輩抹殺五家宗旨單傳拈華一事也所云傳宗旨者

五

不悟宗旨抹宗旨者不知宗旨夫既不悟宗旨

旨所傳何事耶五家宗唱若不本單傳之旨又傳何事耶然而五家雖各從一宗莫不發明拈華旨趣若抹殺宗旨非魔即外不待辯而自明矣今公千辛萬苦參訂將來猶恐後

學反以圓相爲禪跟奈何卻成窠臼不見當

時五祖演和尚舉祖師道吾本來茲土傳法救迷情一華開五葉結果自然成達磨信腳來信口道後代兒孫多成計較要會開華結果處麼鄭州梨青州棗萬物無過出處好所

以云垂慈則有法無法不垂慈認取鉤頭意

莫認定盤星公數十年操守博學晚年繼我密雲師兄法道不減夾山船子之風道光遐布欣慰欣慰若非念公以法眷見稱不肖亦不敢如是以法爲親也客歲過吳門希一晤

因歸迫未果適接來翰并佳刻如見丰儀又承厚惠種種何以克當不肖病軀辱劣久困巖壑偷安待盡誠爲法門罪人仰望高賢唱導隆盛素所願矣素所願矣

因閱五宗原題附

野人不識尉山面遙聞嗟吼如雷電拈出威音者個圈擲向人前誰得薦擬之如聞塗毒鼓觸著似犯太阿劍頂門直透上重關超脫從前者白練

又答問并判

三峰云承大教以一心爲宗

節答你還印
跳得出麼

定萬法以一拈華爲單傳之法

答西天東土亦如是

此外並無餘法而一拈之內亦並無餘蘊

答你那裏摸索便以一棒一喝一句稟棗東來西去你出我入互相活脫不滯機用謂之殺

活縱橫答你不遠古方便死了不得活以五宗爲此外

另立之門庭答自生分別故不欲盡明其說而

將就教用於今時則已

答將謂你堅壁偷光故逢著

祖宗嫡骨之要皆意思間放過

答呵呵大笑若

人舉著還他一個絡索二字

答未舉先知自己

立在無人對證處

答今日被不肖問著便東塗西抹說些四無頭果子阿母話支塞

答尚且不會又要立在上風

答可見你有人我相此非

支塞過便了者不肖正爲舉世如此

答則還不恐你

痛承小釋迦再來畢竟要與臨濟出

口毒氣耳

答未到你在

今復有問願和尚真實

答我幸勿遽遽掩掩說半開合話

方好流布諸方

答諸方早已見矣

救得正法重新

答何曾

光顯

答隱晦來

若又是前來話柄則不敢求

搜索也

答不識

一問兩派分歧旁出繁興

皆以所得淺深教化且道兩派分歧是所

分何等岐講何等事兩派可有淺深

答譏諷源話頭也不識

如何是他深處如何是他淺處

答待你腳跟熟地方知

且道旁岐所說是何等法遂判

爲非正

答你也出不得

正者說何法遂判爲正支

淺深之旨可得聞乎

答看取老僧上下文

次問來教

云馬大師單提向上百丈再參而末後一

喝黃檗因聞不覺吐舌纔明大師大機大

用故施棒以接臨濟且道馬大師既單提

向上百丈於扭鼻處已明得哭笑卷席大

師已印過他會也又印過子深明昨日事
矣爲什麼還弄者些子而至豎拂挂拂之
最後方震聲一喝而百丈方悟得三日耳
聾耶若道此處纔明一喝他前師印資呈
皆落妄語矣答錯若前來都是又何必一喝

五

七

而方貴耶答錯前之扭鼻哭笑獨非機與
用乎至一喝而方明大機大用答你未大
字遂成重見疊出一何嘵叨若此哉答云
不黃檗吐舌明得大機之用而百丈讚其
超師且道他超處在於何所答放你三十棒亦不
可糊塗也答白領去承教如人發藥祇欲救病
今來書云祇有三頓痛棒未聞有兩頓四
頓之旨答藝此語在臨濟則可在黃檗則不
可何故若黃檗恁麼爲人已成實法了也
請問爲何在檗則可意者以非實法故答以

若言非實法者此是護他臨濟也答我
實法會也知你作而臨濟恁麼會黃檗禪已成實
法乎答以已防人埋沒先聖是則臨濟何足貴而小
釋迦於鴻山處極口讚歎而將此身心奉
臨濟以報佛恩耶抑錯之甚矣甚矣豈不
爾思室是遠而答親言承教臨濟至大愚
言下點破悟徹根源他既是悟得一句一
喝一棒的又何說他悟徹根源遠之遠矣
答你未知落處在且道如何是根源處耶答待你微後見
又云握萬世之綱宗且道何者爲綱宗亦
不可不識也答再參三十又云開四賓主
且道他兩人對面說話何者是賓答照頤脚
何者是主答貴賤何爲賓中賓答關黎切
何爲主中主答老僧決分明四料簡者何爲料
答想你不識何爲簡答門外漢料簡作麼答恐顛倒著又

云一句具三玄請問何者爲一句中之第

一答倚天 第二答威風 第三玄答全提正

長劍答稟稟 第三玄答全提正

鋒何者爲第一要答昊日 二要答虛空

不可塗糊隨語生解象病

要不留痕迹 答風馳電捲

冤鬼答恰說一句支塞過不肖必不肯輕

放也答面皮 又云三玄三要以簡邪正此

語天教說出賴不得也答掩耳

是邪正處答一小少 如何是簡他邪正處

語天教說出賴不得也答掩耳

且道如何

了也答簡豈可忽哉答在

若不過意思間說個

總歸一心答謗佛謗 便是果子說話便是

座主奴也答老僧不如你者聲之外者也 曹洞一宗想

非和尚茶飯不必言矣答社東蓋西 中峰千巖

且待辯明已上諸說方好點檢答劍去

不然徒虛爭耳答果此事實曾三思方立大

論答未知雖千佛列祖出世皆欣欣然合

掌者答可憐生但當世之所不容答可知 佛法欲滅正謂此也答難通公之說實屬未知

之咎敬爲懺謝也答墮道 但其言溷指旁岐實

不通旁岐之理有犯正宗不得不爲力誅

之以存佛祖也答負承教及觀所著五宗

原始於圓相七佛由來五宗各出一面正

宗先出四宗是已而竟言相續答大妄其

餘旁出莫不悉備者則又似數曹洞爲旁

出也謬矣答昧又言夫既不悟宗旨所傳何

事耶請問一喝一句一棒轉轉弄此謾人

者即是宗旨乎答你還跳 又云公千辛萬

苦參訂將來猶恐後學反以圓相爲禪跟

奈何卻成窠臼此說大爲可笑答下士若

圓相成了禪跟窠臼則我金粟大師一棒

亦成了禪跟窠臼乎答自語 相違漢麻三斤乾矢

標亦成了禪跟窠臼乎答邊而和尚磬山集
上道蒼天蒼天太平盡唱無生曲引得巖
前石虎吟亦成禪跟窠臼矣答你那見他著實處吁
人可欺乎佛祖可欺乎直心道場何可若
此也答作賊久聞和尚心如虛空答也不消得

今日竟將一夕雷雨崩擊一上答青天白日想

太慈不我怪也答放過則不可不肖多所未知幸
垂示我至禱至禱

師判云余復三峰前來書爲彼判臨濟宗旨
不達其理妄肆臆說欲置而不答恐誤後學

獲罪於法門故不徇情而據理言之詎料彼
有人我見翻道余立在無人對證處說果子
話又道余要立在上風足見三峰皆勝心也
余住山三十餘年並不管分外事因他薦刺
書來蓋不得已而應之耳今彼復曉曉致辯

於理全違希圖遮人耳目愈增其醜既知余
宗一心拈華單傳之旨而迺謂舉世如此者
何也殊不知三世諸佛亦如是歷代祖師亦
如是天下善知識亦如是何爲硬執已見翹
然自負以爲異於人而謬判先聖宗旨如所

謂黃櫱三頓痛棒未聞有兩頓四頓之旨發
三玄三要處處抱樁搖櫓必欲合此三法逆
推五祖接盧能以杖擊碓三下爲臨濟張本
不論拈華單傳之旨恐離了三法則落在心
性禪裏然則四料簡四賓主四喝有何四法
可據耶若謂三玄三要根定三頓痛棒則曹
洞君臣五位又何從五法而接青原一脈乎
殊不知三頓痛棒本乎單傳之旨若識厥旨
三玄三要著著現前若道三玄三要意趣在
拈華旨外而另有法亦是心外取法矣豈非

埋沒我臨濟大師於空閒無用之地哉不達此理妄議古今尊宿爲抹殺宗旨而單傳拈華一事見余不肯是說遂爾惡發濫言詆訾令人目之皆可歎也令人思之實可哀也余觀三峰傳衣註云若必重自悟而抹殺相傳之法必非悟心之士也何以故以其見有法故見有法即與自心違故既悟見有法則所悟之心亦僞故余謂三峰如是說則悟心之士不可分心分法何故必執三法爲宗旨而妄判所悟單傳之旨者爲一樑頭禪且問他曹悟也未若道悟則不可取法而反責悟心之士爲抹殺相傳之法也若道未悟亦不可云既悟見有法則所悟之心亦僞故而反執法以貶諸方一悟便了單傳拈華之旨也可見三峰轉轉迷源弗知顛倒苟欲網羅當世

學者致令自語相違處處乖張言言失旨余豈好辯哉况三峰奚足與辯誠恐後世無所據焉爾彼云通公之說實屬未知之咎敬爲懺謝但其言溷指旁岐實不通旁岐之理有犯正宗不得不爲力誅之余曰此理明顯尚自弗知擾犯先覺而況佛祖立微奧旨全不細心猶且矜誇三思方立大論更誣余似數曹洞爲旁出是何言與余雖不敏法門大綱難以掩目正爲三峰五宗原中云五宗各出一面然有正宗第一先出次則雲門曹洞其餘旁出道理極則教家玄妙淵微莫不悉備又云此但人天小果有漏之因如影隨形雖有非實豈非曹洞語乎此說皆出三峰之口而昧已謾人磬山可得而謾哉凡閱三峰語句者亦不可得而謾也又云余書中言公千

辛萬苦參訂將來猶恐後學反以圓相爲禪
跟奈何卻成窠臼此說大爲可笑若圓相成
了禪跟窠臼則我金粟大師一棒亦成禪跟
窠臼乎麻三斤乾矢橛亦成禪跟窠臼乎此
因余點破五宗各出一面之句故也今且問

他能分得五宗一宗一宗從何一面一面而
出耶若五宗實從者個○圓相一面一面而
出者豈不成了禪跟窠臼乎況此圓相你那
裏見他方所一面一面來瞎漢還聞塗毒鼓
麼又云一棒一喝轉轉弄此謾人者怪道他
復竹菴書中竟駁爲天然外道爾弗思乎今
之海內執行棒執行喝何故班班見於所著
而非之况三峰今已繼此一棒了也而且虛
獎道我金粟大師一棒亦成禪跟窠臼乎此
非三峰語自垂乎嘻若果會得三玄三要之

旨不出拈華單傳何爭一棒一喝迺至猿啼
鳥噪莫不發明三玄三要之旨也驢鳴馬嘶
莫不發明三玄三要之旨也魚歌牧唱莫不
發明三玄三要之旨也風柯月渚莫不發明
三玄三要之旨也所以塵說刹說衆生說無
間歇莫不發明三玄三要之旨也嗚呼若是
抱死竿頭直饒你把生鐵鑄就三玄三要之
句擬向人前猶是立地死漢正所謂邪正在
人不在法也且麻三斤乾矢橛你道曾流出
什麼物來也成禪跟窠臼了可見又要贓誣
十一先聖矣而又將古人直指處穿鑿話頭來相
十二話知而故問乎不知而問乎余一一答之請
彼反之於心已可欺也佛祖不可欺也天下
後世更不可欺也諸方自有明眼者在何待

余辨

或問

或問楞嚴經若見是物一節不得深明敢問
何如師云此節經文甚明因未會非彼二字
所以難解經云若見是物則汝亦可見吾之
見此如來設問阿難若爾我之見是物則汝

亦可見吾之見何故是物無有不見之理又

云若同見者名爲見吾吾不見時何不見吾
不見之處若見不見自然非彼不見之相此
如來謂若道見物時可見吾見則不見物時
亦可見吾之不見設若見吾離物不見之相
自然非彼不見之相非彼非字當作無字用
自然明白若既離物見吾之不見者自然無
彼不見之相不見之相是何狀耶如來審定
此兩處見物時不能見吾之見不見物時不
能見吾之不見故又云若不見吾不見之地

自然非物矣先師幻有老人云無知可指知
不可指暗合經義可以並看總之知見非物
不可以見指可以見指者即非真知見矣所
以道真知無知無所不知真見無見無所不
見

或問善惡自心之所以有耶自心之所無耶師
云先賢云迺若其情則可以爲善矣有也無
也情之已見者也有既不有無亦不無不無
故無而忽有因無故有不有故有而忽無因
有故無因有故無無故無不自無因無故
有有有故有不自有有不自有故待緣而有
無不自無故待緣而無豈可以有無而議性
哉大抵自心不可以形相得不可以影迹求
無取無舍無得無失夫道體本乎無爲變動
不居善惡不形所以云不思善不思惡正與

麼時如何是上座本來面目又有云善惡都莫思量方纔得入心體豈欺我哉或曰既不必取舍作惡亦得向善不勞乎師云是何言與起心舍惡尚不可而況容心造惡耶舉心修善尚未圓而况有心棄善耶但識得源頭認得本體一切惡業一切善緣俱無自性自然不被惡業之所遮障不斷善念菩提之所修證如人飲水冷暖自知若硬自差排則不合性分當然之理於意根裏作活計也一落意根總不出有無非有非無亦有亦無四句之過矣或者作禮擬欲再問師笑云且截斷

葛藤

或問世尊說成住壞空祇如草木成便有壞豈得有住而又有空耶師云草木之成春至發生及夏而幹秋來結子而草木方成至於

^{上一}

^{十四}

嚴冬霜雪欺凌漸漸枯槁方現壞相則壞非瞬目而壞空又豈瞬目而空乎故知非四時不能成其造化非四相不能顯其功用芽之時非幹之時幹之時非子之時子之時非槁之時如是逆知其住相即在漸成之際壞相亦在漸成之時空相又豈外乎漸成之間哉何也不得於空無以有其成不得於成無以有其住不得於住無以有其壞不得於壞無以有其空由此觀之成也者有未成者也住也者有未住者也壞也者有未壞者也空也者有未空者也夫成既未成者成即空也住既未住者住即空也壞既未壞者壞即空也空既未空者空即空也迺至現成現住現壞現空亦復如是或曰然則成中有住耶無住耶曰若成中無住芽即不成其芽矣成中有

^{十五}

^{十五}

住芽亦不成其芽矣成中無壞芽即不成其幹矣成中有壞芽亦不成其幹矣成中無空幹即不成其枯矣成中有空幹亦不成其枯矣空中無成成即不成其成矣空中有成成亦不成其成矣如來觀諸法未成之先已成

之後即色即空生而不有即空即色滅而非無非無也故真即俗合而不一非有也故俗即真分而不異所以離即離非是即非即故法華經云是法住法位世間相當住於道場知已導師方便說豈同凡夫之執見說空即墮偏空說壞即墮敗壞說住即死煞住說成即死煞成耶哀哉諸法無定相不可以形名得不可以事相求一念之間四相宛然况乎諸法皆從心起者耶馬鳴菩薩云心起者無有初相可知言知初相者即謂無念是故一

切衆生不名爲覺以從本來念念相續未曾離念故說無始無明若得無念者則知心相生住異滅以無念等故而實無有始覺之異以四相俱時而有皆無自立本來平等同一覺故客作禮而退

或問古之知識慈悲方便今之知識擡喝唾罵不知孰是師笑云吾非知識安知知識之作用耶子亦知古人之慈悲乎或曰六祖被人加害舒頸就彼害者驚仆悔過出家祖曰汝他日易形來吾當攝受異日來果納之豈

十一

十六

非慈悲之甚乎師云祖固慈悲然汝知一而不知二知事而不知理臨濟德山皆以棒喝接人獨非慈悲乎大都爲人師者誠以道念爲人直心爲法雖痛罵呵斥嚴厲逼拶不可不謂之慈悲苟存絲毫異念於胸中則喜笑

誘引和容款待皆爲不肖之心所謂懸羊頭賣狗肉也今之學者不忘情死心以求正悟日久月深埋沒本志道聽途說某師慈悲某師寬厚如矮子作觀場之見法門隆替可卜矣能不愧乎

或問釋氏之學如人有腹而無四體烏有惻隱之心師云吾世尊百劫千生精修苦行洞明至理力破羣邪運四弘誓之悲心開六度門之慈念萬行全被無一事而不周百法齊彰無一道而不具教乘半滿之科理載偏圓之體利生接物類類兼收入聖超凡法法咸備發一言而事理全融立一行而因果俱顯是則叱其偏邪枯寂之小見非則責其浪見著相之狂顛俾人觸途成觀著著指歸寶所了境明心處處點破藩籬設教殊途三百餘

會隨機闡化四十九年無一機而不領其妙旨無一物而不被其玄猷至公之道三界不得不遵至理之言九有不能不學以得無得之真靈而傳無傳之妙法天地莫能掩鬼神莫能窺須彌之高未足以喻其德滄溟之廣未足以載其量所以人天兩集智德雲臻物我同歸體用俱妙謂之有腹無肢得乎慈莫慈於此悲莫悲於此矣謂之無惻隱之心得乎法華經云惟佛與佛乃能知之客懺謝而退

或問是非無息如何師喟然嘆曰悲夫人之真心原自朗照毫有私於其間則真心掩蔽妄起是非不免有是是非非之說矣然自有公是公非者在要見公是公非於天下者須看到無是無非之處始得是之所是非之所

非之源然後可以是則是之可以非則非之矣大槩人情是非之端隱微難見苟非鑒清慮靜洞見真心又孰能窮而孰能辯哉嗟夫今之惑於是也非也感不出乎人心之所向心之所向不同故是非亦以異耳不當是而是失於妄是不當非而非失於妄非既有妄是妄非以欺天下之耳目則此亦一是非也彼亦一是非也即受其是者未始美蒙其非者未必惡何益之有哉能反觀乎無是無非之源而稱物平施一氣相應超然是非之外是亦可一笑也非亦可一笑也吾何言與

音釋

屏 士連切音 濁 都鄧切音 瞰 胡困切音 澪 胡恩亂切音
也 湯弱也 脣 伊力切音 摟 伊盈切音 纓 比用切音
非 駢同論列 聽 億臂聽 是 是 駢 音博與